

以 斬



神 衆



文季叢書之十七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七十之書叢季文

神 衆

以 斷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文季叢書之十七

衆神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

渝一版
滬一版

著者

靳以

編輯者

文季社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巨瀨達路一弄八號
重慶民國路一四五號
成都陝西街一〇六號

定價國幣六百元

目 錄

人們	一
別人的故事	三九
亂離	六一
衆生	八九
衆神	一三九
他們十九個	一六九

人 們

一

「……我一直沉默着，爲了使我的情感平復下去，我的心真是許久都在激蕩之中。先是我覺得我自己被人侮辱了，我很氣憤也很悲傷；隨後使我想到人與人之間的那些隔閡，我就只有悲傷的份了；終於我全被他那被生活磨平了的臉和奴隸的心打動了，我只是在可憐他，我看到他過得很好，以爲一切事都處理得非常冷當，那麼自滿自足地；却使我的心感到疼痛，我的眼睛被一層淚水籠罩住了，不斷地低聲反復着：『唉，唉，可憐的人呵！忘記從前怎樣生活的了！忘記從前自己那副『人』的嘴臉了！難道你以爲人都應該用兩手兩腳在地上爬麼？都向着一塊骨頭就搖尾乞憐，過後就在同輩中什麼

也不願地爭奪麼？……」

我不願意把那可厭的事實再如真地敘述一番，我生怕我不能忍耐，我只說出事件的梗概，一切你也許就能猜想得到了，我只是一個不羈的人，一切人爲的階段全不在我的眼中，我可以向着在上者咆哮；可是我對於那些謙卑的人物，被社會壓斷了脊背的，被人生的鞭子抽打得滿身浮腫的，被世界整個忽略了，……我却顯出更大的恭順來。我不願意再在他們的身上增加不幸，相反地，我還願意把他們的不幸分些到我的肩上。我不是大聖大賢，我也不過是一個卑微的人物；我不是太陽，不過是一個小小的火亮。我想取火者既然爲了人類忍受無限的痛苦，做爲人類之一的我，當然也要担起我的一份。因爲我粗壯，我也情願，所以我願意愉快地担起別人的苦痛的負擔。所以我待別人如我自己的弟兄，對那些被侮辱的與被損害的伸出我熱情的雙手。我那張開的手是送出我熱情的擁抱的，我並不是想從別人的身上掠取什麼

，可是我所遇到的只是懷疑的眼光，不安的心情，有的從我的面前逃開了，有的突然給我一擊，……

親愛的朋友，你想我該多麼傷心呵，這個打擊是從我們那不幸的弟兄來的，是更使我傷痛的事！「爲什麼呢？爲什麼呢？」我反復地問着自己，可是我得不到着滿意的回答，我是受傷了，我不得不在陰僻的處所舔着我自己的傷口，……

可是什麼使他們這樣子呢？我不承認他們是愚蠢，我更不承認他們是狡猾，如果人們一直都生活得好，他們就不會這樣粗暴地對待他們的弟兄。他們怕是在這個社會中生活得長久了，丟失的比取得的多，漸漸他們也就「聰明」起來了，他們不再信任別人，隨時都在提防着，忘記了人類本來和善的天性。以爲人與人見了面也該露齒相向，在喉中咕嚕嚕地吼着，對於一個溫和的人只以爲是偽善，以爲人只是從人生取得些什麼，而不是供獻此什麼

，發現了這點可憐的，不正確的原理便沾沾自喜，還以為參透了人生的真諦！還真的以為人像狗一樣，在主人的面前就搖動着尾巴，為爭奪一塊肉骨頭就同類相殘，……

你說，你說，這是公平的麼？於是他看見那些不願意在泥裏打滾的，站起來用兩隻腳走路的便覺得很驚訝，像研討什麼原理似的第一步便抱了懷疑的精神，過後他就堅定他的推論，終於振振有詞地說出來了：——用說話當定理，用不盡不實的思想來妄自付度，把一切的是非都掩蓋了，——更可悲哀的是他還以為他是一個正直的人哩，可是他早已忘掉了人類原有的嘴臉！他還以為每個人的胸中都是一顆奴隸的心，可是當別人為他悲哀的時候，他一點什麼也不覺得，照樣衣冠楚楚地像一個君子，一切事彷彿都行得很順利，唉唉！還有比這個更可憐的麼？

因為他一點也不覺得他是一個可憐的人物，我的憐憫的心就更加濃重

了！……

二

「……你知道這麼，曾經在我生存的一節時日中註定我有一個和善的鄰居。他真是一個好人，至少在外面看來是如此。他是一個學者，他有五十歲了，他那光亮的頭和那霜鬚都贏得別人的尊敬。他有一副高身材，架着一副莊嚴的眼鏡，他時常打太極拳，可是他的身體不好，他是那麼謙虛和藹，每次我經過他的窗前他都顯出那麼一副笑容來。爲了這，有時我故意匆匆走過，或是低着頭走過去，我實在不願意麻煩他的好心，而且因爲窗上玻璃的質料不佳，他那笑着的臉顯得那麼歪斜難看，我也實在不願意看的。」

他簡直是一個君子，爲了他我都懷疑自己的經驗，因爲我一向覺得過於謙順，過於注意禮節的人多半是虛假，甚至還是凶狠的。他可不，真是不，

就是對於他那年輕的，並不美麗的妻子他也總是那麼和善。他真是我們鄰居中最值得稱讚的人。

而且，我這個孤另的人，因為一個人住在那里，還得承他們的一份好意（或是說一份慈悲心腸）跟他們飲食相共。這使我更認清他們的美德了，他們對我那麼好，真是使我不知道說什麼纔好呢！有時候我們也閒談的，他不大多說話，總是很注意地聽着，最初我也是沉默着，漸漸熟了起來，我就能說了。活在這個時代中，真是對牆壁也要說幾句話的。他們雖然不是牆壁，却也像牆壁那樣沉默着，在適當的時候微笑點頭。有的時候用我說過的話糾正我，——那我纔記起來他們真是留心地諦聽我那熱情的，無首無尾的談話。有時候他也要插進一兩句話來，他不只一次兩次地說「呵，你當然很富有的！」若是別人向我說這樣的話，我不管他是諷刺或是奉承，我都要朝他臉上吐口水的。可是他呢，我不能夠，雖然有時也使我厭煩，惱怒；我總還想着

他是一個好人，他這麼說不過是表示他的客氣而已。於是我也很平和地和他說：『我沒有錢——』他接着就很自然地說出來了：『那何必客氣呢！』天呵，我真不明白他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了。他還慣常說這句話的。假使我說我從來沒有偷過人或是搶過人，我想他也會同樣說出這句話來。與其說我氣憤，還不如說我被他窘倒了，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只得臉紅漲着，好像受了冤屈似地閉緊嘴巴，可是這一切并不影響我對他的好感，他真是一個好人，至少在給我一切方便上，他的好心腸實在是不能埋沒的。

在某一個時候，我知道我不久就要離開了，我很忿怒，可是我也很忙碌，我的忿怒是由於別人對我加以惡意的誤解；我的忙碌是因為我必須在幾十天之內把一切事都結束，尤其我那件文字的工作。那正是熱天，大陽烤人，竹椅燙人，——涼席變成火席的熱氣候，他的太太也正病倒了。我不是說過麼，他是一個學者，是一個十足的學者，對於這些瑣碎的家事是不適合的；

我可什麼都來得，那是三十年孤單的日子磨煉出來的。於是我就自告奮勇地去了，他熱烈地從書桌上起來歡迎我，好像我們是十年不見的老朋友一般，他讓我坐下，忙碌地從暖瓶裏倒出水來爲我泡一杯茶，明知道我不會抽烟也讓我烟，……還沒有等我說出我的來意的時候，他就那麼客氣地說着：

「很對不起你，×先生，這幾個月叫你受罪了，什麼都弄不好，她現在又在病着，我想，我想，你的飲食問題請你另行設法吧！」

那正是夕陽照着，室內悶熱的時候，只是這一句話好像潑了我一身冷水。我被震得呆了，結果是一句話也沒有說出來，又呆頭呆腦地出來了。

在兩個月之後我離開我那可尊敬的鄰居了。可是在我離開之後，發生了更不愉快的事情，那都是爲我結束住所的友人告訴我的。爲了免去再使自己憤懣，我不願意再提那許多事了，只是我能說他知道我走了，在活着的時候我們也許永不相見，我再不能對他有點什麼用，於是他就毫無忌憚地做了。

我知道在他的心上他把我的名字塗去了。可是我呢，我不知道怎麼好了。你說要我記得他如一個醜惡的污點，還是也把他從我的記憶中塗抹下去呢？……

三

「……雄鷄叫過了第一遍，那大約是午夜的時分吧，人們都安靜了，在寒冷的冬夜里，彷彿墨暗更有力地壓着，——在靜謐中，我好像聽到那撲通的一聲，我推開窗子望出去，甬前日夜流逝的是一條白花花的江水，它不是那個小池塘，也不是那鬱悶的夜，於是我分明地記起來，我已經走了一條遙遠的路，許多事都成爲昨日的了，方纔的那一聲也許是實在的，我怕是一尾大魚，經過淺灘時不耐的潑刺吧？魚原來是生活在水中的，那是它和人類最大的不同，人應該活在空氣裏，自由地笑着，過着愉快的日子。」

當着人愉快的時節，他還會把生命付諸一擲麼？想着世間的一切，都使人發着固執的愛戀吧？可是她竟然在夏日的午夜，偷偷地溜到門外，縱身一跳，便沉到那個因為豪雨纔積滿了的池塘。她是我們的房東太太，在一次自殺未遂之後，第二次又投水了。

狗叫着，人喚着，她的妹妹岔了音地號泣着：可是那些僕人都懶洋洋地說是不識水性，不敢下去撈救的，好容易把一個納涼的船戶鄰居找來，他却連聲地說着：

「要不得，要不得，水冷得很，難得下去！」

這個人就這麼又回去了，那個哭着的妹妹失去了主張，另外的鄰居說着

「快些把池塘扒開吧，水放出去，人還得活的，——」

可是他們一家人連同他們的僕人都惋惜似地說着：

「唉，唉，可惜一塘好魚！」

大約過了一個時辰，池水是從那個小缺口流出一半去，那個瘦小的女人的身體就顯出來了，她不過是伏在那極淺的邊上，通體還是微溫的，別人熱心地提醒他們，說是趕快請一個醫生來還可以救的，可是他們的家人却那麼肯定那麼冷淡的說：「不得活了，不得活了，請醫生來白費錢，一點事也當不得！」

那個人就那麼輪着，等到在一番爭論之後請來的醫生，他只有搖頭的份了。他還說了一句：「半小時之前，還有辦法的。」

她就那麼安祥地輪着，任那些人的擺佈，她不再忍受妯娌的譏諷，也不再遭受親戚們的白眼，那些猴孩子們也不會故意捉弄她，當她已經失去了常態的時候，她原來却是一個二十九歲，聰明、美麗、能幹、受過好教育的主婦。

她就是那樣地躺在門前，能烤熟人的太陽整整曬了一天，到晚上又是一

場大雨，可是他們的全家是那麼高興，這里一桌，那里一桌，門洞里是一桌粗漢子，他們是守屍打雜的，牌聲不斷地響着，到喫飯的時候，就是七八桌人，好像有了喜事一樣地笑聲不斷，只有在北房豬欄的前面，有幾個好像餓了三天的叫化子，扯了喉嚨敲着大鑼大鼓在唸經；他們不是和尚也不是道士，唸到疲乏的時候又尖了嗓子夾一節川戲，彷彿神願意聽他的，人也願意聽他的——。

我寫不下去了，我真的寫不下去了，每逢再想起的時候我都不能自持，我只希望神話中的洪水再來一次，連那個挪亞的方舟也吹翻了，使人類從這個世界上完全消滅吧！

四

「……………你總還記得那個有點聰明的××吧，她不是曾經那麼多感地纏

着她那美麗的眉毛，憂鬱地說着：「我怕他，在我們的中間永遠像有一堵牆似的，在一個炎熱的日子里，她飛來了，一點也不錯，她是飛來的。當我纔知道的時節，她已經站在我的腳前了。歲月好像忘記了她，她還是那麼年青強壯；她還是時常說着：『我是很憂鬱的』。她繃了繃眉接着說下去：『：：：你可不悶了，我知道你很快樂！』」

我知道她的話是指些什麼，我沒有回答，（我時常用沉默回答別人的話），我只笑了笑，由於她的那份聰明，她懂得我笑的意思，她也笑了，於是她趕緊換過話題，她告訴我，三四年來她過了些什麼日子，她有聲有色地說着徐州突圍，她毫不隱飾地說出來那次她和許多重要將領能夠逃出來全靠那一陣大黃風，什麼都看不見，他們纔沒有被敵人發現，逃出包圍來了，過後她又來到×省，由於×將軍的幫助，於是她和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們就到海外宣傳了，——她走了許多新奇地方，看了許多新鮮的東西，受了許多從來